



刘进



成功需要智商、毅商与情商

刘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位硕博连读的临床型医学博士，也是我国第一位临床麻醉学博士。他先后从师于尚德延教授、胡小琴教授和徐守春教授，并从阜外医院到美国拜世界顶级麻醉学专家伊戈尔教授为师，从而具备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

从美国回来后，他试图在制度上改变由小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医生培训方式。从阜外医院到华西医院，他思考的是怎样“为国育人”。

刘进认为，人和人的智商区别并不太大，关键在于是不是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并通过毅力坚持下来。“成功三要素为智商、毅商与情商。

失败是成功之母，坚持是成功之父，团队是成功之家。前者说的是智商，中间说的是毅商，后者说的是情商。其中毅商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刘进很为自己创造了“毅商”一词而感到自豪。

思想转弯

1956年，刘进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市一个教师家庭，父母亲都是音乐老师。刘进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入高中读书，就到农村做了两年的下乡知青。两年后，靠母亲当年的学生帮忙，刘进才勉强坐进高中的教室里。上高中不到半年，他的母亲病故。从此刘进带着妹妹，靠着政府每月发放的16元抚养费开始了独立的生活。1975年，高中毕业后刘进又做了两年半的下乡知青，并担任知青点的队长。这段生活经历对刘进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1977年初冬，刘进参加了高考。虽然刘进考得高分，数学还是满分，第一志愿报考的是武汉大学数学系，但还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在1977年冬被录取。直到1978年春天中央决定扩大77级招生，刘进才在争议中被湖北省恩施医专勉强录取。1982年夏天，刘进毕业被分配到了湖北省黄石第二医院。他主动选择了麻醉科，因为麻醉学的基础学科正是他做医学生时最喜欢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等。

在黄石第二医院工作的两年，是平静似水的两年。他每日里上班、麻醉、下班、读书，生活似乎成了可以套用的公式，日复一日机械地重复，即便内心澎湃着理想，但理想的浪潮却难以找到拍打的岸。

1984年5月，刘进在报上读到了一篇报道，说我国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这条消息如同平静的水面突然扔进了一颗石子，刘进的内心被激荡起涟漪。他决定报考研究生。报名时虽然遇到了麻烦，但最后医院的领导妥协了。他拿到了医院批准的唯一考研名额和唯一的考研机会，以高分考取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在阜外医院麻醉科学习麻醉。

刘进的导师是尚德延教授。他是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首任主任委员，也是实至名归的中国麻醉学科的带头人。阜外医院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之一，拥有陶寿淇、蔡如升、郭加强、朱晓东、刘玉清等知名医学家。进入这里学习，刘进突然发现天地无限宽广起来。

刘进在学习麻醉的同时，常常去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我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只要想学，你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肆意畅游。”

平时上课是在基础医学所和药物所。“那两栋楼已经超越了建筑的意义。迈进那里，就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更像是一个熔炉，让学生在此不断地熔炼、锻造、提升。”刘进说。



阜外医院全体 84 级研究生和部分导师合影

独一无二

然而，仅仅在一年后，尚德延教授病逝，刘进转到胡小琴教授名下继续他的学业。也是从这年开始，刘进更加感受到了大家云集的阜外医院在医学理念和教育理念上的巨大不同。

师从胡小琴教授后，胡教授要求刘进每周至少做三天的临床工作，在麻醉、体外循环、ICU、超声及心电等科室轮转。其余三天去完成论文及学习等。胡小琴教授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不断参与临床，才能见识各种类型的患者，发现不同的问题，更加清晰地找到自己的短板，从而有针对性地学习、研究。

在那个年代，普遍的观点是研究生应该在实验室从事研究，而胡小琴教授对学生的培养却跳出了这种模式。理论与实践的并重让他们可以更加快速

地成长。在很多年以后，阜外医院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才在全国推行开来。不得不承认，阜外医院在人才培养上的前瞻性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让研究生深入临床专科。阜外医院的导师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麻醉科的吴鸣教授，她要求每一个麻醉医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必须站着而不能坐下来。她认为，只有站着才能够看手术过程，才知道手术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从而才能准确把握情况，对患



1984 年刘进来到阜外医院就读麻醉学研究生



1988年10月，刘进（二排右3）作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第一位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接受临床考试和论文答辩。在前排就座的考试和答辩专家从左至右依次为：李树人、杨振民、靳冰、谭惠英、赵俊、罗来葵、潘必贤。第二排有：徐守春（右5）、胡小琴（右4）、李民（右2）

者进行严密的监测，并实施最好的麻醉。吴鸣教授的这一严苛的要求使刘进及其他医师受益匪浅。“心脏手术跟其他的手术有所不同，变化也许是瞬间的事情。麻醉医师只有站着才能及时捕捉到瞬间发生的变化，从而做出快速反应。”他说。

这种理念深深地扎根在刘进的心里。后来他当了麻醉科主任以后，在心脏手术中，除了他自己这样做，他也要求所有麻醉医师必须这样做：“我们不是看手术，而是参与手术，在术中还可以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去提出合理的手术意见。”

就在刘进就读研究生两年后，正好赶上我国实施第一批硕博连读政策，他幸运地转入硕博连读，成为徐守春教授的门生。1988年，他提前一年获得

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临床型麻醉学博士。

完成嘱托

刘进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阜外医院麻醉科担任主治医师，并开始完成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 1988 年实施的 20 天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麻醉。这个手术是我国第一例成功完成的新生儿体外循环下的心脏直视手术。

刘进以优异的表现为自己获得了公派美国深造的机会，而阜外医院则在麻醉科严重缺人的情况下仍然给了刘进出国学习的机会。1989 年 10 月，他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做博士后。按照当时的安排，要让他从事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但他不愿服从这一安排，三番五次去找麻醉科的伊戈尔教授游说，希望能够跟他从事吸入麻醉的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受到了导师尚德延教授的影响。1984 年，在刚跟随尚德延教授学习时，我国刚刚引进吸入新型麻醉药异氟醚。按照尚德延教授的安排，刘进也因此与吸入麻醉结下了不解

之缘。后来，也主要是基于在阜外医院完成的有关吸入麻醉的研究工作，刘进和阜外医院麻醉科的刘明政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的伊戈尔教授是世界顶级的麻醉专家，刘



1996 年，刘进（左 1）给来访的美国麻醉学专家介绍阜外医院麻醉科的历届研究生

进希望进入伊戈尔麻醉实验室，在那里学到更好的麻醉知识。伊戈尔教授接受了刘进。此后，他在伊戈尔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了两年时间，到1991年，他已经完成了10篇论文。发现100年来解释吸入麻醉药作用机制的经典的梅-欧法则（Mayer-Overton Rule）存在很大的缺陷，刘进和伊戈尔教授完善了这个理论。他们的发现迄今一直被世界经典的麻醉学教科书所引用。

1991年，在刘进35岁生日后的一个月，他向伊戈尔教授提出辞职，离开了伊戈尔的麻醉实验室。此后，他领取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行医执照，也获得美国“绿卡”，在位于达拉斯的西南医学中心麻醉科担任主治医师。但在仅仅两年后，他又辞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这份工作选择了回国，回到阜外医院。1994年初，他4年多的美国学习和工作生活就此结束。

刘进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辞职回国？原因，依然来自阜外医院。

刘进出国前曾去导师徐守春教授那里辞行。徐守春教授告诉他，出国学习机会难得，你不要完全陷入到一两个科研课题的具体工作中。你应该抽出时间去深入考察一下：为什么美国的临床比我们先进？哪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回国应该怎么做才能去缩小两国间的差距？



1999年5月，刘进（右2）与外科教授胡盛寿、刘迎龙、孙立忠、王巍，体外循环科龙村主任及手术室护士长参加美国心血管外科年会

在美国的4年期间，刘进不断去参加各地的临床学习，寻找“为什么比我们先进”这一答案。

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临床医学的各个专科都有成熟的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只有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医师才能独立行医，而且他们的诊疗水准很是均衡，能够做到规范化行医。他说，在美国，从医学生成长为主治医师的这段毕业后教育，做得非常好，可归结为三个词：规范化、高强度、现代化。虽然当时我们国家也有住院医师这个阶段，但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的培训体系。

他认为，中国的医学教育观念存在误区。很多医院管理者及医学专家都认为，好的医学院进行的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就一定是人才。他们忽略了一点：临床实践技能的掌握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同等重要，都是合格医师不可缺少的，而这些只能通过数年的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来实现。中国医师的培养应该由小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向大规模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方式转化。

打破常规

带着在美国的发现和思考，刘进重新回到阜外医院，并被任命为麻醉科副主任。仅仅在半年后，他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并被任命为科主任。那一年，他只有38岁。经阜外医院的推荐，刘进于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刘进是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阜外医院第一人，也是中国麻醉学界第一人。刘进说：“打破常规，大胆启用年轻人，鼓励他们成为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是阜外医院不同于其他医院的地方。”

在麻醉科担任主任后，他逐步将在美国学习到的先进技术和观察到的先进理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运用到阜外医院麻醉科的学科建设、科室管理和人才培养。1994年，他在麻醉科制定并实施常规病例讨论，不论



胡小琴、刘进、龙村合影

是疑难重症病例还是死亡病例,都要拿出来集体讨论。做得好的要讨论哪些地方做得好,做得不好的要讨论不好在哪里、如何去弥补。病例讨论是集思广益的过程,也是智慧汇聚的过程。在这一制度下,麻醉科的发展得到快速推动。

同年,阜外医院麻醉科开始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轻医师必须先去学习临床医学和综合麻醉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

然后再进一步学习心血管麻醉。阜外医院是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没有规范化培训所需要的其他临床麻醉亚专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进联系了北京协和、儿童、天坛、肿瘤和整形外科医院等5家医院,将所有年轻医师送到他们那里转科。他参照发达国家的培训规范,列出了上百条的训练考核内容,并且规定所有的住院医师培训期必须保证5年时间。尽管这些年轻医师们奔波辛苦,但受益匪浅,经过多科锻炼的他们,最后成为阜外医院麻醉科的业务骨干。

刘进在阜外医院麻醉科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创革新,目的是将小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医师培养模式,转化为大规模现代化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当时曾出现过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但事实证明,刘进的创新是正确的。

2003年元旦,刘进曾收到他的一个学生发自美国的电子邮件,信中提到这个学生在美国申请了行医执照,在面试的时候他很自信。他说这种自信来

自于他在阜外医院接受了5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为国育人

2000年，刘进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时，也是提出了要在华西医院全面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计划，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教授欣然应允。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使华西医院“为院育人”的住院医师培训，向“为国育人”迈出关键一步。

刘进2003-2013年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他连续10年提出的议案和建议都是“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将其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在很多专家和主管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国家采纳了刘进提出的这一建议。2013年底，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七部委联合正式发文，在我国全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财政部每年也为此从国家财政预算中下拨专款。

现在，刘进正致力于促进以发表论文为导向的医学科学研究转化为以“4S”为终点的转化医学研究。刘进提出的“4S”是：提高患者生存率（save more life），改善患者长期生存质量（save higher quality of life），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satisfy more patients）和节约医疗资源（save more medical resource）。刘进认为，“4S”是患者和社会对医学的永恒需求，是医学研究追求的黄金终极目标。

文 / 邓晓洪